

◇一地鸡毛

王 国 华

本真的沟通

有一位作家朋友,发表过多篇小说。有一段时间他在豆瓣上搞了个“7号小说馆:一杯咖啡换您的一个故事”,其实就是请人讲自己的故事,他给讲述者一杯咖啡喝。按我猜测,这位朋友可能是写小说没素材了,听别人讲讲,触发一下灵感,获得一些线索;或者,他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倾听的人。当下,喜欢倾诉的人多,不管别人感受,只顾喋喋不休,而有些人,偏偏就喜欢倾听。这位朋友曾说要效仿“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在路边设茶摊听故事”,咖啡换故事不过是蒲松龄清茶换故事的变种。我在媒体工作多年,对这种方式并不陌生。电台和报纸都有“倾诉”栏目,但这种倾诉与倾听是单向的。你说我听,我再转给其他人听,听来听去,跟小说、评书效果差不多,反正就是听故事,只是身边人的故事更接地气,易产生共鸣。

不久前,作家朋友又升华形式,这回不用咖啡换了,也不是一对一地交谈了,而是大家围坐一起,设定一个主题,主持人先讲自己的故事,其他人随时插话、提问;然后别人再讲,倾听者亦随时插话、提问。

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?小时候在农村,每到晚饭时分,大家都端着饭碗来到场院里,张家长李家短地里闲聊,饭后也不回家,依然兴致盎然地接着聊。这种交流中有信息,有谣言,有评论,有感慨,就是一锅大杂烩。但离开了这种交流,村庄也就不成村庄。有些老人被功成名就的孩子带到大城市里去,很快就呆不下去,吵着闹着要回家。他们的生活习惯里除了饮食、起居外,一定也包含了这种原始的交流方式。

我1997年大学毕业,同学天南海北。当时长途电话都罕见,办公室里的电话只能打市内,打不了长途的,最普遍的沟通方式是写信。分别那一刻,感觉大家一辈子都再难见面。2000年,网上有了“校友录”,同学们兴高采烈开办起来,以为这样联系方便了。但过了些日子,发现除了叙叙旧,介绍一下近况,并没多少话可讲,再以后有了论坛、博客、QQ、手机、微博、微信……微信上加了好多人。无论你在何方,都如近在咫尺。

但这又怎么样?每一次技术更新都让大家惊喜,每一次波澜过后都风平浪静。因为大家并没那么多话可以说。互相加了QQ,90%的好友一年到头都互不搭理,有的甚至忘了名字,忘了什么加的——哪来这么个怪物?他干什么吃的?微信上的好友,只是向你推销推销化妆品、营养品而已。距离似乎近了,心没拉近,反而远了。原先眼不见心不烦,现在倒好,大宝天天见,只能拉黑不再见。

能让人凑在一起的,要么是利益联结,要么是价值观认同。大家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,要通过QQ和微信布置工作,交流信息,不得不定时说上几句。对某些事物某些政策有相同观点,一拍即合,愿意听他说说,于是一心巴火地找上去。价值观不同,又没利害关系,多近也没用。但这两种情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,随着时间流逝,早晚散去。朋友圈换来换去,照以前反而不稳定了。

信息的畅通的确让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子,所谓地球村。但从现实看,也只是多了几种选择,人的实际交际圈没有扩大。人这一辈子,能真正联系的,不过身边常见的那几个人,就像农耕社会里的人:小范围、近距离、闲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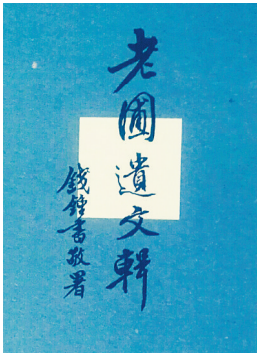
那位作家朋友的尝试,据说是一种新颖的创造。不过我要说,其实作家朋友又把大家拉回到了原点:小范围、近距离、闲聊。他的努力,是在都市里寻找本真的一种方式。而这种久违的方式,不仅是密集信息带来的反作用力,更是人性的力量。

你相信人性的力量吗? 图

◇百味书斋

明 斋

何妨吟啸



《老圃遗文辑》书影

生活场景中,候人不至的处境足以令人懊恼,而友朋爽约的遭遇尤其使人沮丧。然而,对于那些胸次超迈、性情洒脱的人士来说,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?

早课,诵读《老圃遗文辑》中“重阳游”短文一则,即被其飘逸不羁、随遇而安的情怀所感染,不禁掩卷击节,莞尔自乐。老圃先生写道:

今岁重阳,诸友约天平山登高,皆相戒:虽满城风雨,不可以爽约。及期,天朗气清,而约者不至。余兴来独往,亦忘其俦侣;有逍遥于吴市而乐之,并忘其登高。是日也,饥而食,渴而饮,曳杖而走,可以止则止,可以速则速,惫而乘辇,罢而登车,皆任其天机,而无所用心于其间。归装得旧书数十卷,车中读之,未及数卷,车已抵沪;辇者候于驿,疾驶而归。

友人爽约而毫不介怀,最妙处是连自己也忘记了登高望远一事,而竟日肆意于吴市街衢,饥食渴饮,一任天性,访书淘书,独享佳妙,真正是体味到了千载之前王子猷雪夜访友时“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”的绝妙境界。

东坡居士尝云:“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又云:“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(《定风波》)人的一生中,不如意事七八九,顺境不过一二三。佛说:人人皆为吃苦而来。若能揣定儒家人世济世之志,以苍生为念;常怀道家顺应自然、天人合一之心,抱朴而守真;更以佛家慈悲向善之理性调剂心性,导引行为,抚慰灵魂,则终生能够泰然谐和,得大自在矣。

或曰:老圃先生何人耶? 答曰:无锡杨荫杭先生是也。先生字补塘,笔名老圃,是民国时期知名之法学家与报人,早岁鼓吹革命,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即与同志者数人创办《译书汇编》并《国民报》,影响广泛;后担任江苏、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,旋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之职,因坚持司法独立,允公办案,得罪最高当局,遂辞职而去,不久出任《申报》主笔,兼营律师事务所。此篇短文即写于《申报》主笔任上,亦率意而为,随感而发也。老圃先生一家,诗书承传,名人辈出,于社会奉献颇巨,其中杨绛女士和钱钟书先生即为其哲嗣与贤婿也。 图

◇写食主义

周 华 诚

蝓蛄记

世上很多相似的事物,总令人难以分辨:双胞胎的面孔,葡萄酒的年份,此鸟与彼鸟(鸟的名字极为繁多),芋头与滴水观音(一种可以吃,另一种有剧毒),以及海里的东西。

海里的东西太多,试举一例,螺。到海边去,菜市场里常可见到各种各样的贝与壳,光是螺这一族群,就有香螺、花螺、油螺、辣螺、钉螺、响螺、八角螺、鹦鹉螺、猪仔螺、带子螺、鸡心螺、红螺、青口螺、夜光螺、骨螺,太多了,外乡人实在难以分清。

再举一例,虾。我家附近菜场有明虾、沼虾、青虾、对虾、河虾、草虾、基围虾、小龙虾、竹节虾等等,除了基围虾小龙虾我尚能认出以外,其他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本糊涂账,虽曾专门地查资料研究过,当时还下力气记住,无奈过不久就又忘了,纯属“虾折腾”。

相较起来,蟹还好认些。我故乡在浙西山

区,小时难得接触这些海产,乡间小店偶尔能见到带鱼与海带,都是缥缈而悠长的东西,便对大海产生缥缈而悠长的想象,那想象如丝如缕,缠缠绕绕,攀满一个山村少年的脑门(要一直到见过大海之后才可以去除)。山村有清溪深涧,溪涧中也有小虾与石蟹,确实都小,大人不屑去捉它,我们也不屑去吃它。后来十几岁出得远门,方得见识大只的螃蟹,无从下手,不知从何吃起。当然,吃这件事是容易学习的,看人家怎么吃,自己就怎么吃,吃过三五回,就总结出更好的经验来也未可知。总之,我这样地认识了湖蟹,也就是大闸蟹,后来又认识了梭子蟹、青蟹,都是常吃的蟹类;至于另外一些,那寻常不易见到的帝王蟹、珍宝蟹,以及其他记不住名字的蟹,我则只管吃,不再费神去一一相认了。

再比如,望潮与乌贼,也是很难分清的。这一次到温州的乐清,则记住了“蝓蛄”。

“蝓蛄”是什么。说,也是一种蟹,与青蟹极其相似,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——这话,说了其实等于没说—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,顾左右而言他,我也不清楚了。

心中如有疑问,便用手机查资料,遂问众人“蝓蛄”两个字如何的写法。没想到,这一问,席间便又有了一番争论,有说写成“蝓蛄”的,有说不对,应该写作“蝓蛄” (音y ó u m ó u)。

温州都市报曾发过一篇文章,道,“蝓蛄,是青蟹在江南地区的别称,台州三门的青蟹,其实就是我们温州人口中的蝓蛄。”事实上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辞海》中都只收录“蝓蛄”,没有收“蝓蛄”。大概,是因温州方言的发音接近“蝓蛄”,所以许多人都把“蝓蛄”写作了“蝓蛄”。

“蝓蛄”的写法,则自来有处。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广动植》:“蝓蛄大者长尺馀,两螯至强,八月能与虎斗,虎不如。随大潮退壳,一退一长。”八月蝓蛄能把虎斗败,这可够强大的。《本草纲目》也说到:“(蟹)……其扁而最大,后足阔者,名蝓蛄。南人谓之拔棹子,以其后脚如棹也。一名蝓,随潮退壳,一退一长。其大者如升,小者如盘碟,两螯如手,所以异于众蟹也。其力至强,八月能与虎斗,虎不及也。”总之,说蝓蛄能打败老虎,这是不会错的了。蝓蛄生性凶猛,听说真有把人指头夹断的;相传过去宁波的江滨建有蝓蛄庙,说是有渔夫在捕鱼时遭遇一只巨大的蝓蛄,二者缠斗,渔夫力不能胜,终为巨螯钳而至死,后人立庙以记其事——想起那日我们在乐清湾上拉网打鱼,打上来一群鱼虾蟹贝,有人欢呼雀跃地捉了蝓蛄自拍留念,那蝓蛄挥舞大螯其势汹汹,所幸没有被它钳制——否则就算属虎也没办法了。

苏东坡还写过一首诗,《丁公默送蝓蛄》:“半壳含黄宜点酒,两螯斫雪劝加餐。”苏东坡是有名的吃货。他初到黄州,“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”;到岭南,则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;到杭州,留下“东坡肘子”与“东坡肉”;吃到丁公默送来的蝓蛄,就写下一首蟹的绝唱,“堪笑吴兴馋太守,一诗换得两尖团”。

苏东坡与丁公默,是同科进士,情意甚笃,又沾亲带故。他寄诗丁公默,丁就送来上好的蝓蛄,这是一笔好生意。我们到乐清,并非是奔着美食去的,却遭遇到了蝓蛄,这也是一段好机缘。面对美食,苏东坡犹可自嘲为“馋太守”,我辈之遇蝓蛄,便也情有可原了。

看来,蝓蛄还就是青蟹。青蟹最有名的地方,是台州的三门县。三门青蟹,这个声名我们是早有知晓。台州人把青蟹叫做“ying”,读如“银”。然而到了温州的乐清,才知道乐清的蝓蛄,丝毫不逊于三门的青蟹,而且乐清人都很骄傲地认为,他们的蝓蛄,是要比人家的青蟹还要好的东西。

八月蝓蛄抵只鸡。蝓蛄本身味极鲜美,烹饪上也就不需要如何下力气了,清蒸、干烧都很适宜。那一晚,我们在乐清老街的馆子里吃饭,同行郭老师在大学教书,当地有一位毕业数年的女学生听说老师到来,遂赶至饭馆见面。她已经吃过了晚饭,便坐在老师身边,不动筷子,只陪老师慢慢悠悠地说

话。过一会儿,不声不响地,去厨房加了两道最贵的菜,一道是鲨鱼髓做的甜羹,另一道,就是干烧的蝓蛄。 图

◇浮世逸草

张 金 刚

阳台即景

阳台是房屋的眼睛,室内室外虽因窗相隔,却又近在毫厘,瞬间即可穿越感知。阳台,是心灵的憩所,随时随心逗留于此,排遣、释然心绪,经营、乐享生活,那感觉甚是美妙。

我最爱一个人静立十四楼的一方阳台,透过大格的玻璃窗户,看眼下小城的昼夜交替,四时轮回,风云变幻,今昔更迁。一天天,一年年,阳台如幻灯一般,在不变的格局中,呈现出多变的景象,丰盈了观者的视野与心志。

崭新一天,由阳台开启。晴朗,奉上阳光;阴天,送来昏沉。刮风天,或微风拂窗,窸窣窸窣;或狂风大作,轰轰烈烈。下雨天,或细雨濛濛,缠缠绵绵;或暴雨阵阵,敲敲打打。雾霾天,一切都隐隐约约、模模糊糊,看不真切;冰雪天,万物皆安安静静、茫茫远远,令人心醉。夜幕紧跟夕阳降临,繁星伴着街灯闪烁,小城的夜朴素而静谧,简约亦丰富。这便是阳台的赐予。

嫩柳如烟,杏花如云,燕子北归,纸鸢满天;春来了,阳台便也明朗了。树木葳蕤,雨打芭蕉,骄阳似火,远山苍翠;夏来了,阳台便也热烈了。天高云淡,大雁南飞,硕果压枝,落叶缤纷;秋来了,阳台便也多彩了。万物凋敝,寒风呼啸,雪盖屋脊,冰花粘窗;冬来了,阳台便也冷峻了。阳台送来四时之景,送走匆匆那年;窗外景致依旧,阳台上的人却已增岁渐老,更加心存珍惜。



阳台,作为平民之家的生活空间,极具烟火气息。阳台因敞亮、通风、透光,故成晾晒之所。勤劳的主人,将漂洗干净的衣服、床单,一件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晾衣架上,摇至屋顶,花花绿绿、飘飘摇摇;待干后,将散发阳光味道的衣物收好,倍感温馨。秋天,更喜晒秋。红枣、核桃、板栗、蚕豆,切条切丁的南瓜、切片切丝的萝卜,晾晒在阳台,更晒出了来自故乡老家的亲情,晒出了一年劳作丰收的喜悦。一家人在阳台忙碌、嘻笑,抑或打趣、拌嘴,出过有滋有味的生活。

每到一家做客,我最爱走进他家阳台细细打量一番。因为,那些或精致、或简朴的阳台,最能体现主人的情趣和品位。有人将阳台装成书房,依墙而设的书架上摆放着各种藏书;恍然可见,主人伏案夜读,茶香如丝,一盏台灯映照出他的知性与深邃。有人将阳台设成花房,摆满各类或名贵或家常的花花草草,四季花开不败、生机一派;恍然可见,主人浇水施肥、精心侍弄,饶有兴致地打发着闲散时光。有人将阳台改成菜园,用心打造的箱体内,盛满肥沃的土壤,栽植应时的蔬菜;恍然可见,主人拔一棵大葱入馅,掐一掐香菜做汤,摘一把豆角炖菜。有人将阳台做成鸟市,垂挂的鸟笼内鸟雀欢鸣,灵动可人;恍然可见,主人每天仰头喂鸟、赏鸟、逗鸟,与鸟对话,与鸟为友。热爱生活的人,会极尽奇思妙想,将阳台装点得个性十足、情致盎然,成为工作之余的解压之所,心灵港湾。

我家的阳台虽然简单,但我却喜欢流连于此。晒晒太阳,看看风景,听听音乐,读读闲书,写写文字,或只是发个呆,深呼吸,与自己说说话,方觉这日子过得走心、惬意,这才是想要的生活。

阳台即景,景在窗外,亦在室内,更在心里。我站在阳台观风景,更喜阳台与我自成一景。 图